

# 福尔摩斯归来记

*Fu Er Ma Si Gui Lai Ji*

[英] 柯南道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福尔摩斯归来记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英] 柯南·道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归来记/ (英) 柯南道尔著; 宋燕鹏等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福... II. ①柯... ②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67 号

## 福尔摩斯归来记

---

译者: 宋燕鹏

责任编辑: 子 龙

---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       |
|----------------|-------|
| 显贵的主顾 .....    | (1)   |
| 皮肤变白了的军人 ..... | (19)  |
| 蓝宝石之谜 .....    | (32)  |
| 三角墙山庄 .....    | (45)  |
| 吸血鬼 .....      | (58)  |
| 三个同姓人 .....    | (70)  |
| 雷神桥之谜 .....    | (82)  |
| 爬行人 .....      | (100) |
| 狮鬃毛 .....      | (113) |
| 带面纱的房客 .....   | (126) |
| 肖斯科姆别墅 .....   | (134) |
| 退休的颜料商 .....   | (146) |

## 显贵的主顾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终于这样回答我：“现在不妨事了。”十年以来，这是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以下这段故事。现在，终于得到了允许。

我们都爱土耳其浴。我总觉得，蒸气迷漫的更衣室里那种懒散的气氛比其他地方更近人情，他也比平时更爱说话些。在北安普敦街浴室，清静的角落并排放着两只躺椅，故事就是从我们躺着的椅子上开始的。那是在一九〇二年九月三日，我问他有没有啥让人感兴趣的案子，他从裹着身体的被单里伸出他瘦长而灵敏的胳膊，从挂在那边的上衣袋里掏出一封信。

“或许这是个妄自尊大的蠢货。不过，也有可能是个关键的问题……”他一边说一边把那张纸条递给我，“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中所说的这些情况。”

这封信是前一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

我将于明日下午四时半登门拜访，有非常棘手的事要相商，请一定赐教，如果您没意见，请打电话到卡尔顿俱乐部。

“不用说，华生，我已与他约好了。”我把信递回去时，福尔摩斯说，“你知道戴默雷这个人吗？”

“在社交界这个名字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我知道的仅此而已。”

“好吧，让我再多告诉你一些吧。这个人善于处理那些不宜于在报刊上登出的棘手问题。哈默福特遗嘱案中，他曾和刘易士爵士谈判过。他这个人圆滑世故，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因此，我敢说这次不会是虚张声势，他大概的确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我感到疑惑，问道。

“是的，华生，要是你愿意的话。”福尔摩斯回答。

“我感到非常荣幸。”

“那么，记住，四点半他一定会来的。”

那时，我住在安后街的寓所里。可是，我仍赶在约定时间之前到了贝克街。四点半，詹姆斯爵士准时来了。对他几乎无需着笔进行描述，因为许多人还依然记得他那开朗、直率而且忠厚的性格，他有着宽阔且刮得很干净的面颊，尤其是他那快活、圆润的嗓音，那双灰色的爱尔兰眼睛流露出的坦诚以及那略带微笑且富于幽默感的嘴唇。再想想他那发亮的礼帽和黑色的燕尾服，说真的，他身上每一处，从黑缎领带上的镶珠别针到亮光闪闪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无不表明了他对衣着十分讲究，而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这位高大雍容的贵族在这个小房间中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了。

“我早就意识到，在这儿会见到华生医生的。”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鞠了个躬，又说道，“他的作用可能是非常必要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这回要面对的是一个习惯用暴力，全然无所顾忌的人。他是全欧洲最危险的人物。”

福尔摩斯高兴地说：“我过去的几位对手都曾享有过这个尊贵的称呼。哦，请允许我点燃烟斗吧。假使你指的那个人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或是还活着的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还要危险得多，那倒是真值得去会一会。敢问他的尊姓大名？”

“你听说过格鲁纳男爵吗？”爵士问。

“你说的是那个奥地利的凶杀犯吗？”

“真有你的！”戴默雷上校举起了他那双戴着羊皮手套的双手，大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真是什么事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已判定他是凶杀犯了？”

“我的工作便是关注欧洲大陆上的犯罪案件，只要读过布拉格事件的报道，谁都应该会怀疑到这个人。若不是那条纯技术的法律条款与一位见证人莫明其妙的死亡，他是不能逃脱惩罚的！当史普卢根峡谷发生那个所谓‘事故’的时候，我就断定一定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一样。我知道他现在已来了英国，而且，他早晚都会给我找点工作做的。那么，请告诉我，现在格鲁纳男爵如何？不会是那个悲剧又重演了吧？”

“可不是，这回更严重。”上校严肃地说，“惩罚犯罪是非常重要的，但事先预防更重要。福尔摩斯先生，假使你眼看着一个可怕的事情正在您的眼前酝酿起来，而您又明知它将导致什么结果，却无法制

止，那真是太可怕了。”

“不错。”

“那你会可怜这位主顾的，我只是代表他而来的。”戴默雷上校说。

“噢？那么，委托人是谁？”

“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遗憾必须请你现在不要问这个问题。我无论如何都要确保他那尊贵的姓氏不被牵连到案件中去。他的动机绝对是高尚而纯洁的，他不愿意披露姓名。当然，酬金绝对不成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完全自由行动。我认为，主顾的实际姓名并不是很重要吧？”

“对不起，”福尔摩斯说，“我已习惯了一头是谜的案子，假使两端都是谜，那就会使我迷糊的。非常遗憾，詹姆斯爵士，我只有谢绝这个案子了。”

客人有些慌了，他有点激动和失望。

“噢，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这样做会有啥后果吗？”他说道，“我敢说，要是你知道了这个案子的真相，你会认为办理这个案子是值得骄傲的，可我许下了诺言，它不允许我和盘托出，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至少，让我把能说的都说出来告诉你行吗？”

“好吧，”福尔摩斯对他说，“但我不得不向你说明清楚，我并没有答应啥。”

“行。那么，你一定听说过德·梅尔维尔将军吧？”

“是在开维尔战役中出名的梅尔维尔吗？”

“他有个美丽的女儿，”爵士说，“叫维奥莱特·德·梅维尔，她年轻、漂亮、聪明，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我们正是想法要把这个可爱而天真的姑娘从魔掌中解救出来。”

“格鲁纳男爵控制住了她？”

“是的，用对女人来说最强有力的控制——爱。你或许听说过，那个家伙年轻，漂亮，举止迷人，又富有神秘和浪漫的神态。他对女人来说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事实上，他早已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似他那样的人，是如何和维奥莱特小姐那样有身分的女郎认识的呢？”

“噢，是在地中海乘船旅行时认识的，那次旅行虽说对旅客有一定有限制，可他们都是自付旅费的。显然，举办者们当时根本不知道

这位男爵的真实品行，可等他们知道时已为时已晚了。这个家伙看上了高贵的维奥莱特小姐，结果，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赢得了她的芳心。她被他迷住了，对他一往情深，仿佛世界上除了他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她根本不让别人说他的坏话。我们想尽了任何方法去阻止她，但所有都是白费。现在，她已想下个月与他结婚，她已到了法定年龄，而且铁了心。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去阻止她。”上校无奈地说。

“那么，她听说过那个奥地利事件吗？”

“这个狡猾的坏蛋，”戴默雷上校大声说，“他已把过去的每件丑闻都告诉了她，可每次都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可怜的姑娘相信了他全部的话，而别人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哦！你已经在无意中泄露了你那位主顾的名字了！他肯定就是梅尔维尔将军。”福尔摩斯说。

客人立刻坐立不安起来。他说道：

“我本可以这样顺着你的话来瞒过你，可这不是实际情况。的确，这件事把这位坚强的军人弄得很消沉。他原来的勇气已经丧失了，他已没有力气去同那个奥地利恶棍较量了。我的主顾其实是一个和老将军熟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从将军的女儿小时候便关心着她。他不能看着两父女陷于这个悲剧中而不想法阻止。对于这样的事，伦敦警署又无法插手。他亲自提议请你来办理这个案件，可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把他拉扯进这个案子中去。当然，我明白，福尔摩斯先生，以你的能力，你非常容易查出我主顾的身分的，不过，我请求你，不要去揭开这个不必要揭开的谜。”

福尔摩斯异样地笑笑。

他说：“这一点我可以担保。好吧，我已准备接手调查此案。那么，我如何与你联系呢？”

“你可以去卡尔顿俱乐部找我。我还有个秘密的电话号码，在有紧急情况时可以用：××31。”

福尔摩斯记下了那个电话号码，面带微笑地坐了下来，“那么请问男爵现在的住处是——”

“金斯敦附近的弗尔诺宅邸。”上校答道。

“他目前住在家里吗？”

“是的。”

“你还能给我提供一点关于他的另外情况吗？”

“他还有一些花钱的爱好，比如喜欢养马。他一度在赫林汉打马球。他还喜欢收藏书籍和名画，对艺术方面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我还知道，他是一个被大家公认的中国陶瓷权威，他还就此写过一本专著。”

“这是复杂的才能，”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所有的大案要犯都多才多艺。我的老相识查理·皮斯就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而文莱特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艺术家。此外，我还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人来。这样吧，詹姆斯爵士，请告诉你的主顾，就说我答应他。我相信，总会有办法来改变局面的。”

客人走了。福尔摩斯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之中，如同忘了我的存在。终于，他想起我来了。

“怎么样，华生，你有啥看法没有？”

“我觉得很有必要去见一下那位小姐本人。”

“噢，我说，亲爱的华生，你想想，如果连她那个可怜的父亲都没有办法打动她，一个陌生人行吗？我认为，我们得从其他角度入手。欣韦尔·约翰逊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在关于福尔摩斯的回忆录中，我没提过欣韦尔·约翰逊。他是我朋友晚年经历中的人物。最开始时，约翰逊是个出了名的恶棍，曾在巴克赫斯特监狱里两度服刑。但是，最终他悔过自新了，并投奔了福尔摩斯，在伦敦的黑社会里充当他的密探。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情报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名声，使他可以随便打入伦敦的任意一家夜总会、小客栈、赌场什么的，再加之他头脑灵活，目光敏锐，于是他便成了一个获取情报的理想的卧底。此刻，福尔摩斯正准备找他。

我还有一些业务需要办理，因此不可能及时地了解福尔摩斯采取的方法，可是，一天晚上，我按他的话在辛普森餐馆里见到了他。我们坐在一个靠窗的小桌旁，俯视着大街上拥挤的人群。他告诉了我一些近来的情况。

“约翰逊正在四处活动，只有罪犯的集中营才更容易打听这个人的情况。”

“可是，既然这位小姐完全不相信那些事实，不管你有何新发现，她也不会回心转意的呀！”

“谁又敢肯定呢，华生？”我的朋友看着窗外，继续说，“女人的心根本猜不透的。有时，杀人也许会得到原谅，但一些小小的冒犯是会刺痛到深处的。格鲁纳男爵对我说过——”

“他与你见面了？”我感到惊奇。

“噢，华生，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的计划呢！是的，我总喜欢跟我的对手紧扭在一起，我喜欢面对面地亲眼看到他是什么货色。我先对欣韦尔做了些指示，接着就上了一辆直奔金斯敦的马车。我见到了那位极为随和的男爵。”

“他认出你了吗？”

“当然，由于我递给了他名片。他是一个优秀的手，非常冷静，而且温和得就如同是上等社会的顾问，可他的阴险却如同眼镜蛇。他颇有教养，是个名副其实的犯罪贵族，隐藏在他那彬彬有礼的社交礼仪背后的，是他那犹如坟墓般阴森可怖的凶狠残忍。噢，我的确很高兴去对付格鲁纳男爵。”

“可是你刚才说他温和而且非常健谈？”

“那是一只逮住耗子的猫在满足地呜呜叫。他的话非常特别，他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早就料到迟早会见到你。梅尔维尔将军请你来阻挡我和他女儿结婚的，是吗？’

“我不否认。他又说：‘先生，这样会毁了你的大名的，你本来是名不虚传，但在这个案子上你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且还会招致危险。我劝你，及早抽身吧。’

“‘怪得很，’我这样回答他，‘这本是我打算对你做出的劝告。男爵先生，请原谅我不客气地说，虽说我对你的品行早已有所了解，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敬重你的才智。谁都不愿意把你以往的那些事传扬开来，现在你很顺利。可是，要是你坚持这门亲事的话，你将树起一群劲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要弄到整个英国都无法容纳你为止。你认为玩这种游戏值得吗？假使她知道了你以往的那些事情，对你来说，不是好事。’

“听着我上面的一番话，男爵轻声地笑了。

“‘哦，请原谅我笑出声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不过，手里还没牌却硬要赌钱，这实在令人好笑。或许没有人将它做得比你好，可结果都一样，毕竟是可怜的。说实在的，福尔摩斯先生，你现在连一张花牌也没有，手里只有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牌。’

“‘你想是这样吗?’我说道。

“‘是的,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因为我的牌好极了,我有幸得到了这位美丽小姐的所有感情。虽然我已经告诉了她我以前的事,而且还告诉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非常有可能会来向她告密,我已预先告诉了她如何去对付这种人。你应该听说过催眠术吧?那么,你还会看到这种暗示怎样起作用,当然,她也会接见你的,她是个孝顺的女儿,对父亲的意愿很顺从,除了这件小事。’

“华生,我当然没啥可说的了。于是就尽可能严肃地告辞,可我刚把手放在门把上时,他又叫住了我。

“他对我说:‘对了,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一个叫勒布伦的法国侦探吗?’

“‘我听说他在蒙马特被打成了终身残废。’

“‘的确这样,’他盯着我说,‘说来也巧,一星期前他还查过我的案子。哦,我还是送你句最后的忠告吧: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过我的独木小桥,再见!’

“你瞧,华生,就是如此。”

“看来,这家伙很危险。”我有些担心我的朋友。

“很危险。我倒不怕他吓唬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可是那种说得做得到的。”

“那你不能不管这事儿吗?”我看着我的朋友说道,“如果他娶了那个女孩子,事情真的会很严重吗?”

“既然他的确谋杀了他的前妻,那这件事儿就还是关系重大的。好了,喝完咖啡后,一同回去吧,欣韦尔还在家里等着向我汇报一些情况呢。”福尔摩斯若有所思。

回到福尔摩斯的寓所,我们看到了欣韦尔,他长得牛高马大、大大咧咧、面红耳赤,而且还患有坏血病,只有那双滴溜溜的黑眼睛才是他这个鬼精灵的惟一特征。看来他刚刚走出他那特有的世界,因为他带来了一个人,坐在他旁边的身材瘦弱,急躁的年轻女子。她脸色苍白,有些紧张不安。虽说年纪很轻,可是罪恶和痛苦却已把她折磨得憔悴不堪,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可怕的岁月在她脸上所留下的道道印迹。

“这位是吉蒂·温德小姐,”欣韦尔介绍,“她啥都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接到你的条子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找到了她。”

“我非常容易被别人找到，伦敦这座地狱时时都把我抓得牢牢的。”年轻女人说，“我和他是老朋友了，是的，胖佬欣韦尔。不过，他妈的！如果这个世界还有半点公理的话，有个人应该下十九层地狱，我说的就是你要对付的那个人，福尔摩斯先生。”

“我看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喽？温德小姐。”福尔摩斯微微一笑，“我看我们可以帮助你实现你那良好的愿望。”

“若能让他得到应有的下场，我就服服帖帖随你走。”这个年轻女人恶狠狠地说。她那苍白面孔和火一样的眼睛里充满了极端的仇恨，“先生，我真打算马上把他给拉下马！”她两只手发疯般地乱舞，“天哪，我真想把他拉到那个不知他推了多少人下去的深渊里！”

“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吗？”

“欣韦尔已经告诉我了，那个家伙这回又要对另一个傻瓜下手了，还打算和她结婚。你们是应该阻止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清白的女孩子跟他接触，你知道他是怎样一个魔鬼。”女客人说。

“不过，她精神并不怎么正常，她知道他的全部，可毫不在乎。她发疯般地爱上了他。”

“那她知道那个谋杀事件吗？”

“知道。”

“噢，我的天哪。”

“她以为这是诽谤。”

“那你为啥不把证据让她瞧瞧？”

“我们正准备如此，你能帮我们这样做吗？”

“我不就是活证据吗？若是我站在她眼底下告诉她那个禽兽是如何对待我的……”

“你愿意这么做吗？”

“为何不？”

“好，这倒可以试试。不过，他是自己向她忏悔的，她已经宽恕了他。我看她不太愿意再谈这个问题了。”

“不，我敢打赌，他绝对没有把什么都告诉她。”温德小姐说，“除了他那件轰动一时的谋杀案以外，我还知道他的另外两件谋杀案，这些并不是胡说。他过去常常以他那惯用的柔和的语气谈到某某人，然后死死地盯着我说：‘在一个月之内她就死了。’这些并不是危言耸

听的话，但我啥也不在乎，我那时也喜欢上了他。但最后，还是有一件事使我清醒了些。噢，那是一个带锁的黄皮日记本，外面有他家庭的金质的家徽。我想那天夜里他一定是喝醉了，否则他绝对不会给我看那个东西的。”

“到底是啥东西？”

“福尔摩斯先生，这家伙专收集女人照片，诱拐女人，并且以此为荣，就像收集蝴蝶样本一样。那个本子里收了不少东西，相片、姓名、细节，都是关于这些女人的事。这是一本极其下流的兽性行为的记录。他竟然在本子皮上题上这样几个字：‘我所毁坏的灵魂，只要她愿意的话。’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个本子对你们没啥用，就算有用你也拿不到它。”

“它放在什么地方？”

“我咋知道他现在把它放在哪儿呢？我们分手已经一年多了，我只知道当时放在什么地方。他在很多方面就像猫儿似的，办事精细，一丝不苟，也许这个本子仍放在原来的地方，是内书房的一个旧柜橱的格子里面，哦，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我去过他的书房。”福尔摩斯说。

“真的？那太好了。我看这次那个坏蛋可实在是遇到对手了。摆放着中国瓷器的那间是外书房，两个窗子之间有一个大玻璃柜子，他的书案后面，有一个门直达内书房，那是一间他存放文件的小房间。”

“难道他不害怕被盗？”

“他有能力保护自己，并且晚上有防盗警铃。再说，又有啥可偷的呢，只有没用的瓷器。”

“你说得很好，”福尔摩斯说，“这样吧，温德小姐，你明天下午五点钟能来一趟吗？我可以考虑一个是否按照你的提议安排你和那位小姐见面。我非常感谢你能合作。不用说我的主顾也肯定会考虑到你的报酬……”

“用不着，福尔摩斯先生，”年轻女人很不高兴地大声说，“我不冲着钱。要给我最好的报酬，那只能是让我亲眼看到那个坏蛋摔到狗屎堆里，让我踏在他的脸上！”

第二天晚上，我和福尔摩斯又在斯特兰大街的餐馆里吃饭，我问他会见的情况如何，他看着我耸了耸肩，接着把经过告诉了我。

“安排她们见面倒没啥大问题，”福尔摩斯说，“这位小姐打算在很多事上都表现出对她父亲的服从，以弥补在终身大事上的不从父命。将军打电话来说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脾气暴躁的温特小姐也按时来了，于是，下午五点半时，马车就把我们送到老将军的住处，一个仆人把我们领进一间极其宽敞而且挂着窗帘的会客厅。那位小姐在那里等着。她看起来庄严、苍白、镇静，如同山里的一座雪人。”

“华生，我很难向你描述她的样子，她非常漂亮，那可是崇拜上帝的疯狂的信徒所特有的仙女般的美。我真想像不出那样一个畜生是怎么把他那邪恶的爪子伸到这个不同俗世的女子身上的。你或许也发现了那些相反的两个极端会相互吸引的现象了吧，比如精神对肉体的吸引，野蛮人对天使的吸引等等。不过，你绝对不会发现有比这件事情更糟的了。”

“她当然知道我们的来意，那个流氓早就给她打了预防针。她脑海中早已形成对我们的偏见。不过，温德小姐的到来还是让她有些吃惊。可她还是挥了挥手让我们坐下。”

“‘先生’，她的声音好像来自冰山，‘我早已听过你的大名，不过，依现在看来，你是来离间我与我的未婚夫格鲁纳男爵的。我只是遵父命才同意见你的，我想无论你说什么都不可能对我产生丝毫影响。’”

“我很替她难过，华生，她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的女儿，我是一个只善于用头脑，而不善于用心灵说话的人。当时我对她使用了发自内心的所有动情的语言。我向她描述，一个女人如果在婚后才发现自己丈夫的原本面孔是多么地可怕，她必须接受沾满鲜血的双手的拥抱和淫恶双唇的亲吻，我把该说的都说了。但是，她呆呆的眼神中没有丝毫感情。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混蛋的催眠术，她的样子真让人觉得她仿佛是生活在远离尘世的狂热的梦幻之中。可她的回答却是果断的。”

“‘我耐心听你讲完了，福尔摩斯先生，’她说，‘我明白，我的未婚夫阿德尔伯特一生遭遇了很多波折，还引起了某些人强烈的仇恨和不公平的诽谤。先生，你将是最后一个。或许你也是好意，因为你只是个受雇佣的侦探，因此反对男爵和支持男爵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怎样，我仍希望你清楚：我爱他，他也爱我，全世界的人对他的评价对我来说，只不过如同窗外鸟儿的叽喳声，丝毫不重要。我可

能就是上帝特意派来帮助他恢复他真正高尚品质的天使。因此，任何反对意见都毫无效果。’这时，她的目光落到了温德小姐身上，‘我打算知道这位小姐是谁。’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个女孩子便如鞭炮一样开了腔。

“她从椅子上蹦起来，气得连嘴都歪了：‘让我来告诉你我是谁吧，我是他的最后一个情妇，是无数个被他引诱、利用、蹂躏并且抛弃到垃圾上的人中的一个，而你的结局也会如此。蠢女人，若是你真要嫁给那个男人，你要么会心碎，要么会丧命，他只能给你这两条路。我并不是出于对你的什么同情才这样说，我根本不在意你的死活。我只是出于对他的仇恨，你不必这样瞪着我，我的大小姐，别蠢了，可能三天之后你会变得比我更不值钱。’

“‘我们看来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德·梅尔维尔小姐依然冷冷地说，‘我最后再说一遍，我知道曾有三个诡诈的女人纠缠过我的未婚夫，而我也确信即使他曾做过什么错事，可他早已真心悔改了。’

“‘三个！’我的同伴尖声嚷道，‘你这个笨蛋！蠢货！’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你结束这次谈话吧。’那声音依然冰冷。‘我只是听从父命才来接见你的，不是来听你疯吼的。’

“温德小姐气坏了，她嘴里乱骂着，猛然蹿上去，幸好我抓住了她的手腕，否则她就已经揪住那个令人恼火的女人的头发了。我努力把她拉到了门口，华生，说实在话，我虽然表面冷静，但心里非常气愤，看来我必须另外考虑办法了。华生，我一定会和你保持联系的，或许你还可以帮帮忙。不过，下一步或许会是他们先走。”

事实的确这样。那天我路过大街时，目光忽然落在了一个广告牌上，那是那次会晤以后的第三天，用黄底黑字写着可怕的大标题：

## 福尔摩斯受到谋害

我呆呆地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忙乱地拿了一张报纸，最后，我在一家药店门口找到了那一段恐怖的文章：

我们很遗憾得到了著名私人侦探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被谋害的消息。事件发生在十二时左右。地点在黑金大街的罗亚尔咖啡馆门外。两名持棍者攻击了福尔摩斯先

生，他的头部及身上遭到猛击。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被送到了查林十字街医院，据医生讲，伤势十分严重。随后在他本人坚持下，他被送回了他在贝克街的住宅。目击者看到攻击者穿着讲究，事后从人群中穿过了罗亚尔咖啡馆，并向葛林斯尔斯街跑去。据估计，凶手属于常受福尔摩斯侦查而屡遭捕获的犯罪集团。

我慌忙瞟了一遍新闻，立刻就跳上了一辆马车直奔向贝克街。门厅里，我碰见了外科医生莱斯利·奥克肖特爵士。

“没有多大的危险，”他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有两处头皮有点儿裂伤，几处严重青肿。我已经给他缝了几针，他应该好好地休息。”

我小心地走进了他光线暗淡的卧室。病人醒着，他用微弱、发哑的声音叫我。我在他旁边坐下来，低着头看着他。一线斜阳射进来照着他那裹着绷带的头上，只见白色的绷带上浸透着一片殷红的鲜血。

“好了，华生，不要担心，情况不似你看到这样的严重。”他的声音很弱。

“但愿这样！”

“你知道的，我是棍击运动员，本来，我可以对付那个家伙的，可当第二个人上来时，我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那，我能为你干些啥？肯定是那个该死的家伙让他们干的。福尔摩斯，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就去揭他的皮！”

“华生，我的老伙计！我们可别那样干，只能由警察去抓他们。但是他们早就精心策划好怎么逃脱法网了。他们很可能会找你打听消息的，你就使劲撒谎，越惨越好，说我能活过这一周就数万幸，或者说我脑震荡，只要严重就行。”

“那莱斯利·奥克肖特爵士呢？”

“他那儿好说，他会看到我最严重的情况。”

“那我还要干些别的吗？”

“你去告诉欣韦尔·约翰逊，请他让温德小姐快躲一下，他们已敢动我了，那就忽略不了她，这事很急，今晚就去办！”

“好，我马上去，还有其他事儿吗？”

“每天上午你都来一趟吧，我们要讨论一下作战计划。”

当晚，我和欣韦尔就把温德小姐安排去了偏僻的郊区暂住，确保她躲过这阵风声。

接下来的六天，公众都认为福尔摩斯将要死了，他的病情报告书说得非常严重，报纸上也刊载了一些不祥的报道。可是，每天接连不断的探望使我确信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他恢复得挺快，乃至有时我感到他实际的恢复速度比我装出来的还要快。他有一种喜欢保密的怪癖，因此时常引起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往往弄得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弄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打算。他非常看重这句格言，那就是，只有独立策划的人才是真正安全的人。我比任何人都更亲近他，可是我总觉得我和他之间还是有一种隔阂。

第七天时，他的伤口拆线了，可报上说他又得了丹毒。同一天的晚报上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消息，在本周五，阿德尔伯特·格鲁纳男爵将乘坐从利物浦开出的卢里塔尼亚号，前去美国料理财产，回来后便和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小姐举行婚礼，我向他念出这段消息时，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我知道，他吃惊不小。

“只剩下三天了！”他大声说道，“这个恶棍是打算逃过危险，他跑不掉的！华生，现在，请你去办点事。”

“我就是为了给你办事才来的，福尔摩斯。”

“那好，请你从此刻起二十四小时专心钻研中国瓷器。”

他没做出任何解释，在和他长期的相处中，我学会了服从，但当我离开他的房间走上贝克街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地开始琢磨，我到底该怎么去执行这个奇怪的命令呢。我坐车跑到了圣詹姆广场的伦敦图书馆，随后，在朋友洛马克斯副管理员的介绍下，我抱着一本相当大的书回到了家中。

经过整整一个夜晚（中间有短暂的休息）以及次日整整一个上午，我的确强记住了大批的名词，著名烧陶艺术家的印章，神秘的甲子纪年法，洪武和永乐的标志，还有唐寅的绝妙书法，以及宋元初期的鼎盛等等。第二天晚上，我去看福尔摩斯，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

“啊，福尔摩斯先生，”我开玩笑地说，“按照报纸上的说法，你正在咽气呢。”

“那正是我要营造的，”他说，“怎么样，你的学习成果如何？”

“至少我感觉到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

“非常好，你现在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谈话了？”